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門街前後傳
第一百八回 誤會其意激惱瓊珠 只管相思疾倒李廣

草根露下陰蟲急，夜深悄映芙蓉立。濕螢一點過空塘，幽光照見殘紅泣。

話表錢氏王妃聞楚雲說出范相那番言語，因即勸慰，口呼：「王爺不必愁悶，若謂耽誤妾之終身，妾倒有一計。」楚雲不等他說完，即接言曰：「難得卿卿善於解難，果能願歸李廣，我也放心奉母回轉家鄉，不但報我盟兄之德，也不誤卿之終身，此事正合吾之心意。就此道謝。」錢氏王妃一聞此言，幾乎嚇煞。不由怒從心起，手指楚雲喝曰：「薄情郎，你且住口！你說什麼話？奴道你是一片真心，同奴家白頭相守，所以將那些一切煩惱不放在心頭。誰知你是一片花言，將奴來騙，其實本心惦念李廣，又拖奴另抱琵琶。奴也曉得九烈三貞，你将李廣當為奇貨，奴卻不能遂你私心。實對你說，你若與奴同去修性，作一對仙家眷屬，奴無怨恨；你若想去嫁李廣，只怕今生不能遂你專志。」言罷，二目通紅，雙淚齊下。楚雲見此光景，也覺自愧。無可奈何，只得勸慰。口呼：「卿卿切勿煩惱，總是孤之不是，誤會卿卿之意。但卿也須代孤設想，豈有不願作良人，而願作細君之理？孤今與你重訂前約，白頭共守，永不分離。如你不信，尚可發誓。」錢氏王妃見楚雲認錯，又要發誓，不由回心轉意。因道：「非妾逼君，恐王爺心不堅。」楚雲不等他說完，便發誓曰：「孤若背言，當必……。」說至此，錢氏王妃趕急代他掩口曰：「只要心堅，何鬚髮誓。妾也知王爺前言實誤會妾意了。妾所言者，亦不過與王爺共作神仙眷屬耳。」楚雲遂笑曰：「過蒙卿意，孤當永感不忘。」因此二人又復言歸於好。按下不題。

且言范相自別了楚雲，便往李廣府中告知一切。李廣聞言，登時愁上眉梢，長歎不已。范相見他那種情形，暗自好笑。口呼：「賢姪不必著急，楚雲一事，必為賢姪成就良緣。」言罷便告別。李廣再三挽留不住，只得相送出門，上輿而去。

李廣回至書房，悶悶不樂，短歎長吁。晚飯也未用，就在書房和衣而臥。到了二更將近，太妃不見李廣回後宅，即命使女往書房去請。不一刻，婢女回稟太妃曰：「婢子往書房去請王爺，據書童聲稱，王爺身體不爽，連晚飯亦未用，已在書房和衣而寢。」太妃聞稟，放心不下，即令丫環點上燈燭，親往書房看視。至書房門外，見書童跪接。太王妃便斥責曰：「爾怎麼不曉事？既是王爺身不爽快，為何不稟報，由著王爺在此臥眠？」書童含屈不語，暗思：「王爺得了想思病，也怪我們奴才，從那裡說起？」不言書童抱怨，早已驚醒李廣，李太妃走進書房，李廣急坐起，口呼：「母親，孩兒偶然身體不爽，所以不許書童進內稟報，猶恐母親心煩。此時還是勞動母親出來，孩兒真是有罪了。」太王妃曰：「你且莫動身。」一面向丫鬟手內取過燭台，向李廣面上一照，見他兩顴飛赤，二目通紅，遂以左手在他頭上一摸，猶如熱炭一般，說道：「兒呀！我看你是受風寒太重，今夜不可在書房住宿，同為娘回後宅去。明日又是除夕，這團圓佳節，不可獨宿外間。」遂命丫鬟往上房去取風帽。不移時，風帽取到，李太妃接過，代李廣戴好，便命他回轉上房。李廣不敢違命，只得穿靴下床，隨母回後宅。

才出書房，忽見張珏從旁走過來，向李太妃口呼：「伯母，你老人家可知我大哥所患何症否？」李太妃曰：「想是感冒風寒所致。」張珏笑曰：「伯母，你老人家那裡知曉，我大哥卻非感冒風寒，因心念著楚雲之事。日間范相到此傳說楚雲堅不應允，所以我大哥因此思念。范相去後，便自寒熱起來。以此看來，豈非因念楚雲所致？你老人家可要速籌良策，早定此事才好。否則累我大哥不已了。」李太妃聞言，笑曰：「張賢姪你也太嬉皮了，取笑我盟兄於理不合。」言罷，手扶丫鬟肩頭，緩步入後宅。洪氏王妃迎接太王妃。太王妃便問：「我兒睡了否？」洪氏王妃回答：「已睡。」太王妃曰：「你好生照應他罷。」遂轉身出來，奔自己寢室。洪氏送婆婆至房外，候太王妃去遠，方轉回房內。李廣口呼：「賢妻，時已不早了，你也安眠罷。」洪氏曰：「還未交三鼓，何必言睡。」李廣曰：「你不睡我也起來。」洪氏只得寬衣解帶，上在牙床。這一夜李廣真是「數日相思無覓處，權將神女作湘娥」，說不盡那軟玉溫香，鴛幃夢穩，攜雲握雨，翡翠衾寒，好夢難留，良宵苦短。忽又雞聲喔喔，催遍大千。